

情意苦瓜

陸琴華



兩個苦瓜一根藤——苦在一塊了。這是關於苦瓜的一條諺語，說明苦瓜跟那藤兒一樣苦得讓人難以忍耐。可是也有不少人对苦瓜情有獨鍾，到了夏天似乎離開苦瓜就沒法過日子了，我家那口子就是其中之一。

清明前後，種瓜點豆，妻子在種那些瓜兒菜兒的時候，總不忘埋一些苦瓜種子。那苦瓜種子有水、有肥的滋潤，要不了多久，青青的藤兒就順着倚在牆上的棍棒茁壯成長，以至於那些密密匝匝的葉兒遮住了牆壁。「足蒸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到了盛夏，妻子頂着朝霞，踩着露水，來到牆根牆角，伸出兩手，撥開那密密匝匝的葉子，呀！那一個個翠色欲流的苦瓜就出現在妻子面前。妻子心頭一動，不由得喜上眉梢，對還在屋裏的我說：「今兒中午你不愁沒菜下飯了。」說真的，一到夏天，我食欲不佳，飯量大減，一天到晚吃不了多少飯，對於那些葷腥的肉兒魚兒我更是不吃都飽了。

什麼茶能勾起我的食欲，增加我的飯量呢？小時，我誤吃同學送給我的一根苦瓜，好多年後想起還耿耿於懷。成年後的我有一段時間還對苦瓜不感興趣，排斥苦瓜，不為別的，就是因為它跟苦藤兒一樣苦得我受不了。可是妻子能變着法兒讓我喜歡它。記得妻子第一次做苦瓜給我吃時，不是像別人那樣放上油鹽和作料熱炒給我吃，而是涼拌。苦味重糖來湊，她把切成片的苦瓜放進沸水灼過後，就撒上白糖。這樣，我夾一片苦瓜放進嘴裏，有點苦，可是嚼嚼，那苦味早已經被鮮甜的糖兒淹沒了。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是老朋友。我吃了妻子第一次做的糖拌苦瓜，以後就是妻子不放一丁點兒糖，我也大快朵頤。小時，我視糖為最愛，到了中年，應該注意養生了，妻子的涼拌糖苦瓜就從餐桌上淡去。因為成年人再大量吃糖，血糖升高，產生飽腹感，使食欲減退，影響消化和吸收，時間長了，說不定還會生病，威脅健康。雞蛋炒辣椒，越辣越想切，是說雞蛋和辣椒熱炒成塊，或者炒成餅來下飯是絕配。妻子呢？為了激發我夏天的食欲，還會像雞蛋炒辣椒那樣把雞蛋和苦瓜放在一起炒。鍋熱油沸，妻子把事先切成片的苦瓜嘩啦一下倒進鍋裏，用鏟子讓那些苦瓜片翻幾個身，就會打碎幾隻雞蛋在上面。雞蛋受熱，很快凝固，妻子就緊趕慢趕地用鏟子把它們拍成一體，盛到盤子裏跟一塊大面餅似的。

記得吃雞蛋炒辣椒的菜時，用筷子上去用力扒拉一下就行了。用雞蛋炒苦瓜來下飯是不是也用筷子扒拉一下？妻子說：「細嚼慢嚥，那叫雅吃；狼吞虎嚥，那叫俗吃。」她就說我是教師，大小也是個文人，雅吃才是。如何雅吃？莫不是用筷子如蘸着醬似的吃？妻子笑了，拿起一把切菜刀，就把盤子裏那塊形似麵餅的雞蛋苦瓜菜切過來切過去，很快盤子裏的雞蛋苦瓜菜就跟棋盤似的出現在我面前。妻子的這一舉動，讓我想起小時母親過年炒米花糖的事。母親把炒好的米花糖從鍋裏取出來，放到吃飯桌上，就趁着熱氣用大擀麵杖用力趕過來趕過去，直到那堆米花糖被母親趕得薄薄的一層才丟下擀麵杖。每每這時，母親也會用菜刀把那薄薄的米花糖切成一塊塊。當我們吃着母親親手做的米花糖時，嘴裏滿滿的是過年的甜蜜和幸福。我沉浸在對往事的回憶之中，沒有伸出手去夾那蛋炒苦瓜菜，妻子呢？就夾一筷子送給我碗裏，說：「豈效荔枝錦，形慚癩葡萄。口苦能為偈，心清志方操。」她就說苦瓜一身疙瘩，沒有荔枝好看的外形，卻能使人嘗甘苦，勵節操。

苦瓜不是瓜，自然不能跟那些瓜果相提並論，更不能跟那些豪門大族所寵幸的火龍果等相提並論，我從回憶中來到現實，說：「到底爭其物，從來做寵豪。」就問妻子：「你為什麼變着花樣做苦瓜給我吃呢？」妻子笑了，一臉的無所謂，說：「變着法兒，給我所愛的人做點吃的是一種樂趣啊。」哦，盛夏之際，無論是涼拌苦瓜，還是熱炒蛋苦瓜都蘊含着妻子對我濃濃的、深深的一片情愛。

影視改編的「內核」

遐邇



近期，《白鹿原》、《深夜食堂》、《楚喬傳》等多部改編影視劇的熱映，將關於原著與改編作品關係的討論引入白熱化。文學或IP改編到底應該遵循原著還是發揮創意？如何在尊重影視規律前提下進行改編？在我看來，這不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文學與影視是兩種不同的藝術形式，文學有文學的創作規律，影視有影視的創作規律。影視改編不尊重藝術規律，不尊重影視文本，不僅不會成為經典，還可能弄成誰都不喜歡的「四不像」。

事實的確如此。有的文學作品改編成電視劇後成為電視經典，王扶林導演的《紅樓夢》就是經典。而同樣改編自《紅樓夢》的李少紅版電視劇《紅樓夢》，就是爛劇。其原因就是，李少紅過於強調尊重原著了，甚至機械地大量使用小說的原文原話，這種照鏡子式的改編注定是失敗的；87版的《紅樓夢》之所以深入人心，就在於王扶林用影視手段轉化了文學意境。文學改編成影視，必須讓觀眾看到與文學的「不一樣」，或是深化了文學主題，或是把文學意境形象化了，讓影視高於文學或是改編的初衷，如果水平一樣或低於文學，那就是一種毫無意義的資源浪費。

也許有人會說，拍電影也要講故事，誰不會啊？是的，幾乎人人都會講故事，但拍好電影需要講好故事。這是得到業內公認的。然而，很多影視作品都沒有講好故事也是事實。業內人士說，對於電影而言，對人的關注和思考必須有好的故事作為載體。文學作品也要有故事，但電影故事的強度和力度比文學要大得多。更重要的是，電影還必須以電影化的方式，有智慧、有張力、有感染力地講好故事。文學的意識流可以「漫無邊際」，故事可以是散漫的。但電影故事不同，必須限定在兩三個小時內結束，還得留有余地讓觀眾思考，必須結構緊湊，邏輯嚴密。電視劇也需要故事，只是電視需要多個故事相連，或一個故事裏面還有故事，而且環環相扣，情節必須合情合理。一句話，講好影視故事更需要創作功力。

影視改編需要人文關懷，需要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最重要的是影視改編必須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否則任何改編都沒有現實意義。而且，改編須有所選擇，不是所有的文學作品都能改編成影視作品，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就曾拒絕將其《百年孤獨》改編成影視劇。他曾經說過，一流的書常常拍不出一流的電影，一流的電影往往改編自三流的小說。其理由就是，文學經典已經家喻戶曉，其故事其人物已經融入讀者的血液，任何些許的改編觀眾都難以接受。相反，三流小說知名度不高，改編創作的空間較大，只要合理觀眾就能接受，更容易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名著的改編難度肯定最大，能力欠缺的編劇最好不要碰名著。近年來，影視市場是出現了改編熱，但卻是大浪淘沙優勝劣汰。

走進荷花湖

張茅



夏日初臨，兩位舊日同事賞荷花去了。

從發回來的相片看到，荷葉密密的覆蓋了湖水，荷花在陽光下風姿卓越，不由令人心動，這偌大的荷花湖，在深圳一處名為洪湖公園裏，每年六月初舉辦一次荷花展，兩人的遊蹤，頓時引起他人興趣，詢問交通情況。舊同事彭少良兄提供交通指南，福田口岸七號線上車，到洪湖站過一條馬路，是公園東門入口；羅湖一號線在老街站轉乘三號線，水貝站B出口，是公園的北入口，他提醒注意：「公園周圍是荷花湖，小心迷路！」由此推想，荷花湖着實很大，足以令人迷失方向。

這湖卻原來不是我在各地遊覽所見荷湖，這湖中有池五十個，連成了一個大湖，湖中有池，池外成湖。相片湖中一角，看到整齊的板道在荷花間縱橫交錯，遊人在荷花叢穿插，對着荷花臨近取景，近距離呼吸荷香，畫面盡處，荷花與綠林連邊，人遠如豆，湖面26.69萬平方米，綠葉茂盛，把湖水蓋住，結構上不是一般的荷花湖。湖中栽有中國三大珍品，許多遊客慕名而至。普蘭千年荷，用出土千年種子培育開花。普蘭店屬遼寧省金縣一處地方，村民掘地掘出狀似鐵粒的小丸子，放入水中發芽生長，村民大感奇異，稱之為石蓮子，驚動考古專家到當地研究，發現是一千二百年前土埋的蓮子，村民掘地不時拾到，專家推算此村在唐朝時代有如江南水鄉，蓮花盛開，草茂鳥飛。一九一八年孫中山把珍藏四類出土千年蓮子贈送日本友人田中隆，感謝他對革命事業的支持。

普蘭千年自是難得一見，再有珍品「宜良千瓣」，宜良屬雲南省，所種蓮花的花心三至四個，多的五至六個，長出的花瓣層層疊疊，少者數百瓣，多的上千瓣，花中名品，稱「宜良瓣」。湖內屬於太空品種的「星空牡丹」，種子曾陪伴中國航天員進入太空，接受宇宙洗禮，是現代太空科技的新品種，與出土的千年蓮子可稱「古今雙奇」，相映成趣。

陳杰文兄的一幀雨點荷花不禁令我眼前一亮，神秘、美妙，一時難以形容。相片構圖簡明，兩片綠葉，一株荷花，露出湖面三尺，荷花倒影入湖面，湖水一處泛泛起淡淡胭脂。疏漏的小雨點落下湖中輕輕擊起一小片、一小片的漪漣，彈起小的水珠，每一雨點都是那麼清晰，構成十分獨特的景象，直接帶來初夏雨中荷池清涼香溢感覺，但這神秘雨點在照片中恍如銀河星系，人間的荷花在銀河漫遊。這是許多荷花「沙龍」少見的佳作。

陳杰文兄任職《大公報》副總編輯時，便是喜歡書法、繪畫和攝影，後轉政府新聞處工作，退休後大部分餘暇用於追求藝術境界，近年不時看到他的攝影佳作，捕捉晚霞及星辰，他的一幅「太平山夕照」圖中題詩：「山前山後光明滅，日升日落世依然。明天此景如重現，應信光華異昨天。」他捕捉半邊夕陽落在太平巔一刹那，我看甚是喜歡，忍不住用打油詩和了：「胭脂半臉祛涼風，青黛暮色入幾重。今夜共君須沉醉，明朝拭目讀大公。」他深信太平山明天會更好，我卻用了「讀大公」結尾，因與他同是報社人，退休又在員工平台交流，看報員報人的生活習慣，意境與文字我自不及。陳杰文兄拍出荷花特殊畫面意料中，我仍未滿足，至讀到他「題深圳洪湖荷花」詩配圖，才是他一貫表達風格。

回說賞荷花，頤和園最大荷花湖，知春亭、諧趣園一帶，偌大一片荷花，但相比放在面積三千畝的昆明湖，卻又不怎麼樣。深圳洪湖的荷花，五十個荷池相連，填滿視覺，觀感很大。也喜歡杭州西湖的「曲院風荷」，荷池邊上柳樹，陣風吹來，柳條隨風而拂，荷葉湖上起舞，兼得大自然美意的配合。南宋闢此荷花池，復在荷池邊設官用釀酒作坊，荷香與酒香醉人。西湖十個荷花區，分布湖秋月、後孤山及北山路等處，不及「曲院風荷」雅趣。

旅遊指南介紹本港八大荷花池，雲泉仙館、南生園、新田荷池、楊屋村荷池、城門河、香港大學、香港公園、南蓮園池。其實說不上大，甚至是「迷你型」，香港大學、香港公園的荷花池



▲深圳洪湖荷花湖一小角 作者供圖



▶湖上荷花風姿卓越

荷花寥寥，算是聊備一格，鑽石山的南蓮園池，石欄圍繞，遊人憑欄觀賞，池不大，但園林景致可觀。說得上荷池的為上水雲泉仙館，池邊石欄雕花，築有涼亭，一覽無遺，池中植滿荷花，滿足遊客觀看，寺方多年認真經營，本港一天遊的旅行團常住。香港土地如黃金，難出深圳洪湖的偌大荷湖，我常說維多利亞公園欠水，只有一個玩遙控小船的池。

我有獨愛的荷花，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民間藝術團」帶來的「荷花舞」。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藝術團在本港演出，一流京劇名角，全國最好的歌唱家，著名雜技團等高水平節目，為香港觀眾表演，中央舞蹈團演出「荷花舞」，帷幕徐徐拉開，背景像是西湖晨光，一群少女如荷花仙子，在抒情樂聲中曼舞，優美的舞姿，動聽的音樂，觀眾墮入如詩如幻的境界。詩人、作家、《大公報》副總編輯陳凡看後賦「觀荷花舞」七律一首，登於報上，詩云：

盈盈細步起螺紋，鬢髮微涼碎俗氛。
羅襖飄飄疑有夢，胭脂淡淡似無痕。
最宜明月銀星夜，若祛清風玉露晨。
忽報凌波歸去也，宓妃曾否是前身。

這荷花，這浪漫詩句，從少年到白頭，令我長此思憶。

關於遼寧艦的記憶

趙磊



航空母艦，是衡量一國海軍是否強大的關鍵性指標之一。以美國海軍為例，多達十個航母戰鬥群，全部是以排水量高達十萬噸的尼米茲級核動力航母為核心，配以若干艘巡洋艦、驅逐艦、攻擊型核潛艇以及輔助艦隻組成編隊。這些航母戰鬥群是美國海軍的基石，也給了美國稱霸全球海洋的底氣。

作為一個從小就喜歡飛機、坦克、軍艦的軍事愛好者，筆者在許多年前就曾從內地軍迷的「標準讀物」——《航空知識》、《兵器知識》以及《艦船知識》上讀到關於外軍航母的文章，也看過不少外國航母的「靚照」。從那時起，我就時常想：「什麼時候中國海軍也能有航母呢？我們的航母會是什麼樣子呢？」

人生充滿了奇妙的際遇。兒時對於武器裝備的「痴迷」彷彿在冥冥之中已經為我設定好了一條職業道路。大學畢業之後，我進入媒體，並逐漸成爲了一名軍事記者。

作為軍迷和記者，筆者從二〇〇九年開始就注意到國內軍事論壇上披露出的關於中國開始改造「瓦良格」號航母的消息。此後，圍繞這艘航母改造工程的消息時不時地會出現在內地以及海外的軍事網站和論壇上，也不斷地吸引着我的注意。不過，由於當時國防工業部門和軍方並沒有發布任何關於航母工程的官方消息，因此我也一直沒有機會採訪報道航母的進展。

二〇一一年七月底，時任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耿雁生宣布，中國「正在利用一艘廢舊的航母平台進行改建，用於科研和訓練。」看到這條消息，我立刻興奮了起來，馬上去找領導說，我明白今天這條新聞肯定是由負責國防部新聞發布會的同事採寫，但是希望航母下一步的進展都由我這個軍迷來採訪報道，以圓我的「航母夢」。領導痛快地答應了。

大概兩周後，航母開始了它改裝後的第一次出海試航，我馬上聯繫在大連的同事，一起採寫了一篇報道，自此，也就與遼寧艦結緣。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遼寧艦正式交接入列。將近兩個月後，戴明駕駛驅逐艦—15艦載戰鬥機完成了首次着艦和起飛。在這兩個重要節點上，我都撰寫了長篇報道，也暗自盼望着能早日登上航母看一看。

又等了近一年的時間。二〇一三年十月底，我跟隨海軍赴某潛艇基地採訪，而這個基地距離遼寧艦在青島的母港不遠，於是海軍決定安排記者去遼寧艦參觀一下。

儘管頭腦中對航母有一定的了解，也寫過幾次關於航母的新聞，但真正走近這艘巨艦時，仍是不由自主地感到震撼：太大了！我之前乘坐過的驅逐艦、登陸艦個個都不小，但在遼寧艦面前，它們彷彿都變成了公園裏的遊船。由於時間有限，我們的參觀只限於機庫和艦橋等有限的幾處場所，可謂是「走馬觀花」



◀遼寧艦近日停靠香港，並首次開放予公眾參觀 網絡圖片

留下的印象可以濃縮成兩個形容詞：龐大、複雜。所謂龐大即是指其體積和面積，曾有書中描寫航母好像「漂浮在海面上的一座小島」，親眼所見方覺「前人誠不我欺」；複雜，指的是其內部構造，在時間不長的參觀中，我跟着艦上的軍官上上下下、左拐右轉，心裏想要是沒人帶着，肯定得迷路。再一問艦上官兵，果然如我所料，都說他們剛上艦的時候時不時就會「迷失」一回，必須要問路才能找到自己要去部門。參觀結束後，時任遼寧艦政委梅文熱情地留記者在艦上軍官餐廳用個便餐，我也借機「考察」了一番艦上的餐飲水準：菜品的樣式雖然不是很多，但都烹飪得很可口，而且營養搭配很均衡；另外，在餐廳服務的勤務兵衣着整潔得體，服務到位，言行禮貌大方，讓人印象很好。

離艦時，我感到意猶未盡，心裏想不知何時能再次上艦看看。不承想，不到兩個月之後，我就接到了海軍宣傳部門的電話，詢問我是否有興趣參與報道遼寧艦航母編隊首次赴南海演習，我心中頓時樂開了花，馬上答應了下來。

幾天後，我搭乘海軍航空兵一架最新型直升機，從海南某軍用機場飛抵正在南海執行訓練任務的遼寧艦上。這次任務是遼寧艦加入海軍後首次進行遠距離艦渡和編隊演習，規模很大，動用了數艘艦艇和不少飛機配合。演習的大場面我看得十分過癮，同時也利用這次隨艦時間比較長的機會採訪了很多官兵。幾年過去了，具體採訪的內容在我的腦海中已經零散了，但對官兵們良好的精神面貌、吃苦耐勞的毅力、奮發向上的幹勁兒以及嚴明的紀律仍難以忘懷。

在和時任艦長張錚交流時，他清醒的頭腦和開放的心態讓我印象深刻。我記得他說，航母部隊正在走向深藍，未來必須走向大洋，它會成爲中國海軍遠海防衛的基本力量。但航母戰鬥群形成戰鬥力還會有一個漫長的過程，要有耐心、有定力。相比親和力「爆棚」的張艦長，梅文政委大部分時間都是不苟言笑，不愧是「全艦官兵最怕的人」，不過他對海軍事業

的熱愛之情、對航母業務的精湛程度也是讓人由衷敬佩。

這次隨艦採訪，還有一件讓我自己終生難忘的經歷：我跟隨時任遼寧艦副政委、也就是現任政委李東友在午夜時分花費了近四個小時的時間，走遍了艦上所有主要部門，巡查有官兵值守的崗位，切身體驗了甲板下許多不爲人知的崗位的艱苦辛勞，親眼看到了官兵們的堅毅付出，同時，也在巡艦的過程中迎來了自己的生日。在生日當天刊發的報道中，我寫下了迄今爲止最讓我自豪的頭頭：發自遼寧艦，南中國海。

那次採訪之後，我又兩次登上了遼寧艦採訪，也會採訪航母艦載機訓練基地，撰寫了不少關於遼寧艦的稿件。隨着時間的推移，我欣喜地看到、感受到官兵們能力的進步、全艦戰鬥力的提升、編隊聯動和艦機協同能力的跨越發展，從心底爲航母部隊的成就感到高興。

自鴉片戰爭以降，外敵入侵中國幾乎全部來自於海上。歷史已經證明了，沒有一支強大的海軍，就遑論一個穩固的海防。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深度融入全球化體系當中，海外利益隨之不斷擴展。如果沒有強大的遠海作戰力量，就無法有效保護自身的海外利益和海上運輸通道。鑒於此，遼寧艦的意義遠遠超出一條船的範疇，它代表了中國海軍走向遠海大洋的意志和能力。

遼寧艦編隊首次停靠香港，是一次很好的向香港同胞展示中國海軍建設發展成就的機會。香港維多利亞港，將首次停靠中國人自己的航母，這將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百多年前，英國人從海上來，侵佔了我們的領土；百多年後，中國海軍已傲然成爲國家、人民乃至亞太和平及繁榮的守護者。

兩個多月前，中國第二艘航母下水，開始艙裝並全面開展繫泊試驗。上月底，被許多外國媒體稱爲「全球戰力最強」的國產萬噸級驅逐艦下水。我們可以自豪地說，遼寧艦只是一個開始，未來中國航母編隊的實力必定會更強，航跡必定會駛向大洋！